

土地、小米與文化地景：「東華小米園」 的文化實踐與社會參與

葉秀燕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摘要

本文透過台灣高等教育唯一的原住民族學院的師生自主學習的「東華小米園」創建，及其小米年曆週期儀式所發展出和其他原住民族群的「小米多元對話」系列工作坊的彎腰學習與及小米文化實踐的歷程與社會參與的經驗，期望能深化土地、農業技藝與文化地景相關議題，建構原住民族社會生活的知識體系和師生、學校與部落間社會參與伙伴關係的「學習共同體」與行動研究的論述能量，進一步探討研究即實踐的行動內涵。

本文的主要關懷，聚焦在族群作物、文化技藝與資產的實踐與永續發展的核心問題。而小米校園農藝的生態與文化資產除了做為族群的教育與文化實踐，從校園到部落，藉由伙伴關係互為主體的合作機制，又如何形構出另一種產業文化資產，形塑出特殊的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讓其原民文化資產，能在主流文化社會，更具「可見性」(visibility) 與其能動性，也是本文分析討論的核心議題之一。

關鍵字：土地、小米文化、文化地景、文化實踐、參與式行動研究

一、前言

土地，一直是重要的社會議題。2011年，全球的佔領運動，遍地開花。筆者除了關注全球國際的發展，也注意到我任教台灣唯一的原住民族學院，同時也在發生學生在地「合法佔領」校園土地，用來種植原鄉傳統的族群作物—小米，做為文化實踐的學生自主學習傳統文化運動。這個筆者稱之「校園農藝」的原住民文化行動(cultural action)，始於布農族研究生胡克緯寫了正式的公文跟東華大學申請了一塊地，先是以布農學會之名，自發學習，開展並推動小米種植運動，逐漸凝聚成集體公共參與的意識，召喚一群就讀東華大學多元族群的學生，把在南投布農部落田野調查的小米種植知識，帶回校園，身體力行，用手拿鋤頭、墾地、播種、除草、採集、收割、打穀、殺豬、釀酒等，把原住民部落生活、農事技藝文化和小米文化蘊藏豐富的有形與無形原住民文化資產意涵（黃應貴，1993；羅素玫，2005），用身體親近土地，在東華的校園一一落實。誠如顧玉珍和張毓芬指出：「對公有共享的原住民而言，土地是命脈」（2008:104）。小米農藝文化在校園的土地開展，體現學生在身體勞動與土地收穫的互動關係；也體現學生與原民文化的連結與共同體的關係。同時，「校園農藝」也關注環境倫理的重新建構，著重於回歸人與土地、與山、與海、及與整體自然生態的和諧關係；以及重新連結人與世界之共生關係、確立人與宇宙自然之運行得以相互協調的新生活智慧。換言之，「校園農藝」不只在意於自用糧食的生產、或是作物商品的產銷利潤；實則更是一種反思、定位人與自然、環境以及人與人之關係的文化實踐；是一種耕耘大地以建構文化景觀的有無與無形文化資產（侯錦雄等人，2010），更是實踐部落生活方式的重要方式。

二、校園農藝與文化地景

「校園農藝」，有歌、有舞。唱歌給人、給神、給祖靈聽，也要為小米和山豬唱歌，這是文化和生態、土地和環境的關係，也是原住民族的文化資產和生活景觀。一如原鄉部落，「東華小米園」小米的校園種植、除疏、生產、收穫與入倉等，都有一完整的祭儀文化活動，透過彎腰的身體實踐，將原住民族重要的族群農藝以及文化表徵的社會意涵，展演在大學校園中，延續並傳播族群小米祭儀的文化意義。第一年開墾，布農學生先要和祖靈溝通，進入夢境指示，祈求祖靈的同意與祝福。布農人，跟著夢占走，前一天沒有做夢，當天就不能播種，這是禁忌規範、生活節奏、社會秩序，也是原住民的傳統智慧與文化實踐。2012年一月，東華「農人」整了地，也請來部落的布農耆老祈福，一切小米種植週期祭儀順著布農祭事曆法，進行文化儀式。2012春天，小米發芽了，四月除疏，完工後吟唱也請來卑南的耆老 *mumu*，一起唱歌給小米聽，讓小米快樂的長大。族語歌謠，原住民的文化資產，在祭儀的舉行中，耆老教授給年輕學子，傳唱工坊，口傳文化跨世代學習，一代又一代。六月小米和紅藜結穗纍纍，全是由學生「農

人」，流汗、出力、自發學習，澆水灌溉，協力合作，共勞的成果。他們「做中學」，把傳統原住民族的食物—小米，在大學校園種出一片族群文化地景。



圖一：族群文化地景：東華大學校園裡著族服的大學生與結穗的小米與紅藜
六月布農族的射耳祭，請來耆老，在大學校園裡教授獵人生態知識，殺豬的技藝，傳承布農殺豬謝恩、分食、共享的祭儀文化，也準備小米的收割與之後的「入倉」儀式。藉由小米祭儀週期儀式，學習傳承部落耆老口傳的文化知識與身體技藝，其推展「校園農藝」的過程，不僅是在族群教育上開啟新的向度，也強化了小米對於土地、傳統原民部落和文化資產的關連性。



圖二：布農耆老在大學校園示範殺豬技藝與文化禮儀

第二年從學生單一的布農人的小米運動，到跨族群「彎腰做農人」的運動歷程，筆者從關懷、鼓勵陪伴，學生行動能力的形構、賦權與對話，自我教學課程的改革創新，到行動研究（夏林清、鄭村棋，1993；夏林清，1996；顧瑜君，2004；成虹飛，2004）的積極參與，這教與學的動態過程與經驗，企圖在高等教育的體制，打開多元族群、跨文化溝通與社會參與以及集體學習的種種可能。成虹飛把行動研究視為「把『研究』作為一種知識生產方式和『行動』作為一種生活實踐的方式相結合的活動過程」（2004:132）。而顧瑜君則進一步指出行動研究的雙重目的：「了解」和「轉變」（2004:145）。身為原住民族學院的漢人教師，參與「校園農藝」小米的種植與文化耕耘的涉入過程，是「展演」也是實做，筆者也從「做中學」的實作學習逐漸銘刻對小米的種植農藝知識和文化祭儀的「默會知識」，不僅強化自我教學的創新及對於也提供筆者對於學校和部落鏈結的另類取徑和反思原民教育和學術研究的關懷的著力點與實踐動能。

二、東華小米園、FATS 良食公社與文化地景

本研究選擇東華大學原民院學生自主學習發展「東華小米園」的「校園農藝」為主要的研究場域和主題，主要因為小米園的組成份子一開始雖然以原住民籍學生為主要成員，但逐漸發展成跨族群的組織團體，強調「學校有部落」的主體概念，形構出地域定著的社群（territory-bound community），但同時又因為其與不同族群部落的連結，又跳脫地域定著的限制，可以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ed），走出校園，走進部落，結合部落族人與多元社區合作學習，企圖在高等教育的體制中，打造出以多元文化為主體的學習空間與交流平台，「東華小米園」具有學生社群歸屬感的社群能動性，無論是著重小米農耕技藝與文化祭儀的實踐，或部落社區的服務學習與文化交流，強調參與式活動對學生個人的培力學習和族群文化的傳承與實踐，「東華小米園」在其他的原民院學生會中，因此也建構了不以單一族群血緣「正統」來界定的跨文化的組織學習團體。

在組織的動員上，2011 年末，筆者為落實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師教學創新，營造原住民族文化生態之實踐與部落美學之特色，也和研究生籌設 FATS (Food and Tourism Studies)「飲食與觀光研究中心」，希望推族群文化產業為主軸，以組織化的動員，來帶動花東在地具有人文精神與文化涵養的觀光和飲食文創產業的研究與發展。



圖三：FATS 與台東魯凱達魯瑪克部落婦女共同推動校園良食公社

FATS 中心整合筆者和社會網絡間相關教學與研究資源，做為連結花東區域、台灣及國際產官學界合作與交流之平台，更希望強化部落社區協力合作及草根在地力量的價值，促進花東經濟發展，推展原住民部落責任旅行教育，營造花東在地飲食文化與生活美學。因為 FATS 中心的成立，我們的行動參與者，不斷在擴大，包含東華小米園、FATS 團隊，校友，社區人士，甚至親朋好友的社會網絡，也用人力、財力或不同資源，挹助我們推展的各式文化祭儀、農事活動、飲食、觀光和工作假期活動。筆者除了是 FATS 的總召與創辦人，也在東華小米園擔任「小米總監」一職，發起人胡克緯擔任執行長，其他參與小米園的學生團員(我們稱之小米力)，也配合專長興趣，擔任不同部門的經理，各司其職，組織運作但仍然保持以學生為主體的平權組織。筆者和學生互相合作，同時，也全程參與其中，有時是活動策畫者，也是指導老師，活動的實踐者。FATS 和東華小米園，在筆者的帶領下，一直是相互共生的團體，也是學習共同體。我們以小米、農藝、飲食和文化祭儀展演做為和傳統農業與文化資產對話的媒介，同時，也透過參與實踐做為文化行動的基礎，在校園中再生產「文化空間」(cultural space) 做為建構原民現代性的文化場域(cultural sites)，形塑文化地景 (cultural landscape)，促進文化傳承與發展的原動力，實踐原住民傳統文化生態。



圖四：撒奇來雅族人在東華校園舉行小米祭儀傳承文化

所有的小米力，筆者指導的研究生，選修筆者教授的飲食與觀光相關課程的同學，加上之後活動的志工旅人和社區的廚娘媽媽們，都是 FATS 的團隊，這些流動又多元的人力資源，所產生持續的參與熱情，是 FATS 活動存在樣態與學校和部落社區多重軌跡互動交會的結果，也做為筆者社會參與行動研究的動能。從「布農人」2011 年底的校園土地申請，遠至南投布農部落學習小米播種及相關農事與技術，至 2012-2013 年「東華小米園」持續的一系列小米文化祭儀及小米相關文創商品的研發生產，同時，集結 FATS 團隊和「飲食與族群」、「原住民物質文化」、「觀光與展演」、「觀光文化研究」等課程的修課學生實作參與，

原住民族學院停車場旁的一片小米園、「小米集力所」和「良食公社」的創建，2013年三月，結合週二東華校華好事集的有機農產市集，我們開始隔週二舉辦共食會，鼓勵大家用吃來實踐產地到餐桌零哩程的食育理念。這個原來由布農學生會為主的校園小米農耕運動，日前已在東華大學校園內，以原住民文化為主體，小米的歲時祭儀為主軸，倡議可食校園的食物森林的願景，實踐共同廚房，吃在地、吃健康的理念，結集跨院及不同系所的學生，校內校外社區族人，共耕、共勞、共炊、共食和共享的原住民族文化精神與生活實踐，不僅交換不同族群小米、野菜和在地民族植物等作物的文化知識，對於不同世代的農藝技術和文化資產的傳承，和原住民傳統生態智慧的學習，也有催化的功用，無形中建構「跨族群認同」的可能性，也形成校園的另一種「族群地景」與文化場域，建構東華大學「生活的」文化地景，也提供一處可供小米文化再生、飲食實踐及多元族群互動對話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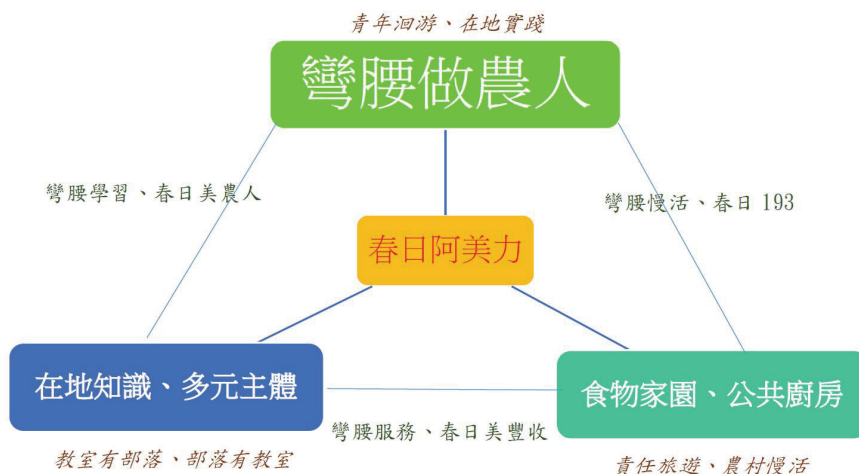


圖五：FATS 校園良食公社



圖六：校園農藝小米播種的文化景觀

歷經兩年校園「文化行動」的操演，東華小米團隊，2013 暑期，帶著校園文化實踐的經驗與動能，首先通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第三屆大專生洄游農村競賽」的駐村體驗計畫申請，在暑期與在地花蓮玉里阿美族的春日部落，進一步的合作，強調互為主體的伙伴關係，藉由東華小米團隊與社區的互動學習，發展部落的觀光、農藝文創及農產品相關飲食文化產業。



圖八：東華小米力第三屆大專生洄游農村競賽」的駐村農業計畫架構

十月筆者也將結合「族群與飲食」課程，帶著東華小米園的小米種子，和春日國小的師生與族人一起把在春日部落已經消失的阿美族小米文化，用身體的實踐，透過工作坊的形式，創造社區參與之機會，讓社區中的耆老與家長帶領學童，動手在校園種植小米，藉由小米的共植共耕共勞的農事勞動，連結了人和人(余桂榕，2008)，人和土地的關係(陳生元，2012)，希望藉此強化學校與部落，不同世代之間連結，把小米文化「種子」在部落的土地找回來，重新形構小米在春日部落的生活文化景觀。同時，也企圖藉由原民傳統的小米農業種植、生態知識與文化祭儀的日常生活實踐，做為探討有形與無形的原民文化資產，進而帶出多元的研究課題與方向。本文聚焦年輕世代如何透過土地、農藝的實踐做為建構文化景觀的行動主體，同時，走出校園和在地社區族人共構夥伴關係，形成學習共同體，深耕原民部落的農產業，做為新的知識典範，是花蓮區域研究與族群研究值得深究的課題與發展的方向。筆者相信本文所揭示實踐面的關懷和參與行動研究的「校園-部落伙伴關係」所形構的知識典範與文化行動，不僅可以串連不同農藝的研究主題，做為與其他部落發展進行對話與相互參照的可能，對於瞭解當代花蓮原住民族的農產業與文化資產更有其必要性，更重要的是在面對當代的變遷，反思做為培育原民高等教育的東華原民院，對於文化資產的傳承與創新具有哪些影響，也可視為一位漢人教師及花蓮新移民的具體行動研究實踐與建制民族誌(Campbell & Gregor 2012)。

參考文獻

- 1.成虹飛 2004 〈我為何要作行動研究？一種研究關係的抉擇〉 收錄於《質性研究》 謝臥龍主編 p.131-144。
- 2.余桂榕 2008 〈小米文化與原鄉婦女的生命力：布農族部落中的一對母女在小米中的對話〉 《文化研究》7：149-177。
- 3.侯錦雄、李素馨、歐雙馨、石乃玉 2010 〈野菜共和國—另類文化景觀的參與式營造〉 造園景觀學報》16(4)：31-52。
- 4.陳生元 2012 《內文社群安朔村排灣族人文化生態知識之變遷與日常實踐》 壽豐：國立東華大學族關係與文化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5.夏林清 1996 《實踐取向的研究方法》 收錄於胡幼慧編 《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 頁 99-120 台北：巨流。
- 6.夏林清、鄭村棋 1993 《從實務取向到實踐》 台北：張老師。
- 7.黃應貴 1993 〈台灣南島民族的社會文化變遷—作物、經濟與社會：東埔社布農人的例子〉 中失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5：133-169。
- 8._____ 2004 〈物的認識與創新：以東埔社布農人的新作物為例〉 收錄於黃應貴編 《物與物質文化》 頁 379-448 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 9.羅素玫 2005 〈性別區辨、階序與社會：都蘭阿美族的小米週期儀式〉 《臺灣人類學刊》3(1)：143-183。
- 10.顧瑜君 2004 〈專業工作者與行動研究〉 收錄於《質性研究》 謝臥龍主編 頁 145-176。
- 11.顧玉珍、張毓芬 2008 〈台灣原住民族的土地危機：山地鄉「平權會」政治經濟結構之初探〉 收錄於丘延亮台編 《運動作為社會自我教習上冊》 頁 103-159 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 12.Campbell, M, & F. Gregor 著 王增勇等譯 2012 《為弱勢畫權力地圖：建制民族誌入門》 台北：群學。

Abstarct

The paper presents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of millet-growing on campus as an 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 opportunity among the elder tribal members and young students in which biocultural ecosystem knowledge is passed on and as contributing to the process of students' identity formation.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e university-millet growing project in Taiwan, I consider this action as cultural practices, as differentiations, as an education, and as a display of cultural landscape. From university to indigenous community, I present millet as cultural heritage in its wider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exts. In particular, I offer relevant critical observations on the manifestations of traditional millet-growing and its cultural festival practices that are initiated by university students. These practices are multifaceted, and like any biocultural ecosystem are represented in both the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of a locale. My aim is to enhance the visibility of the roles of traditional indigenous plant and their farming in the wider field of ethnobiology and indigenous studies. The millet farm is a cultural site in which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tribal languages, cultures norms, values, and rituals are encouraged. This paper explicated the ways in which the analysis of cultural meanings and the attention to traditional indigenous knowledge of millet and practice are intertwined. I argue that the reproduction cultural knowledge into students' everyday life practice of millet growing recapitulates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through it the biocultural ecosystem is embodied. I explore what forms of representation and performing culture arise within these ethnicized spaces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Meanwhile millet culture and farming practices act as another way of making 'invisible' ethnicity 'visible' in this globalized world.

Key words: Land, millet culture, cultural landscape, cultural action,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